波纹主义

A child on a surfboard in water

AI-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.**左脚脚尖着地的时候，沃尔诺夫最先有触觉的并不是脚趾，而是脚心。沃尔诺夫伸手摸了摸，一切正常。于是虚点地面，胯带上身偏转，横向滑步，震荡触地的瞬间，力道就在涟漪中消逝。**

**浸满汗水的衣服被扔到了蓝色横排座椅上，沃尔诺夫看着更衣室镜子里的自己。他觉得自己肯定是比赛前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才有一种奇怪的非存在感。这种感觉更明显是在看小时候照片的时候，记忆先穿透到那个夏天，然后顺着圆圈扩散到莫斯科第八十四中学和他们。**

**A group of boys in a row

AI-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.**

**那是一段赋予沃尔诺夫灵魂的时光，纸张与纸张粘连成柔软的茧。**训练馆的地板的材质和记忆里的并无不同。夕阳仍会把墙壁染成橘子酱的颜色，只是当年那群把校服裤子卷到膝关节的少年，如今只剩他还在对着空气练习擒抱。A painting of two men wrestling

AI-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.

他们曾像一组歪斜的积木般相互支撑，直到毕业典礼那天被命运轻轻推散。**“你又在用脚裸呼吸了” 好像是更衣室镜子对沃尔诺夫这么说的。**

A painting of two men wrestling

AI-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.

跟对手头部撞击的瞬间，疼痛并非从额骨炸开，而是从左脚大拇指的月牙白处泛起。那枚半月形甲床突然变成一口微型井，不断涌出酸涩的潮气，沿着掌纹漫上脚腕时，他猛地回到十几年前练习时摔在垫子上，左踝韧带断裂的脆响带来他的绝望与其他队员的暗自窃喜，一个人的波纹永远干涉不了整体的频率。现在他的血管里翻腾着铁锈味的浪，他闻到莫斯科河解冻日的气息。空气穿过，